

# 也談馮玉祥(中)

張 或 弛

下回再賭剝了你去

庚子(一九〇〇)、辛丑(一九〇一)之交，兩廣總督李鴻章，千呼萬喚才出來北上主持和議。北方局面，總算漸漸的安定下來。那年過年，馮玉祥所屬的隊伍，仍還是在蝨縣駐紮。年前年後，隊伍裏生活艱苦，人心苦悶，又有人想到了賭上頭。當時大夥兒曉得馮玉祥省喫儉用，一子兒不花，四年前的賭債早還清了，還存了六七吊錢。跟他要好的二位弟兄趙萬順，也存了四五吊錢給馮玉祥收着。那十幾吊錢都藏在馮玉祥的舖位後頭。正關不到餉，鬧飢荒的時候，難免就有好些個人，對馮玉祥他手頭的這一筆錢眼紅，垂涎。於是大夥兒約好了竭力的慫恿馮玉祥，讓他賭一次，好把他的錢給贏過去。這一回馮玉祥又是一個把持不住，他竟然點點頭答應了，祇此一次下不爲例。

想贏馮玉祥那筆辛苦錢的弟兄們，與高采烈，把馮玉祥像個財神爺似的，前呼後擁，擁到了當地一位大紳士趙東海的家裏，就借趙家作賭場。

說好了，還是賭押寶，到那時候，馮玉祥稍爲懂了些押寶是怎麼個押法？大夥兒便儘起開，

直嚷嚷向馮玉祥說：

「馮老二，咱們這些個人裏頭，就數你錢多。祇有你够資格做莊。」

馮玉祥當時也會一指趙東海說：

「人家是大紳士，錢比我多着咧。」

趙東海跟馮玉祥也挺熟，他笑着推辭：

「馮二哥，我在這兒是主人，陪着你們玩玩得了，那能作莊哩！」

馮玉祥想了想，前四年在安肅縣喫大虧，上了當，那幾十吊錢可不就是輸給莊家的嗎？看起來，還是坐莊贏錢的機會多。於是，也就不再堅持，他答應，祇不過他先聲明一句：

「怎麼個做莊法？你們還得多指點我啊。」

大夥兒異口同聲的說：

「放心吧，懂得押寶的人多着咧。」

北方的「押寶」，略同於南邊的「搖缸」。莊家擲骰子，參加的人押單雙，押點數，押大，押小，全隨意。不過押點數押中了，莊家賠起來就得是賭注的好幾十倍。那一天，因爲趙家沒有寶盒，經過大夥兒同意，用竹牌來代替。

頭一張牌抽出來了，馮玉祥悄悄的看了一眼，趕忙壓在他大巴掌底下。他還蠻有個樣子的在

那兒嚷着：

「開啦開啦！要下注的快些個呀！」

他正嚷得起勁，不防刁鑽古怪的趙東海，抽冷子的一問：

「馮二哥，你這一寶開的是幾？」

馮玉祥不假思索，脫口而出的答道：

「三。」

一語既出，悔之晚矣。在場的人鬨堂大笑，人人都往「三」點上押。馮玉祥把巴掌下的竹牌翻過來，啪的一聲響，果不其然，正就是「三」。馮玉祥扳着指頭一算帳，可不得了啦，他那六七吊錢全部輸光。

趙東海看得不過意，忙說：

「不成不成，馮二哥是老實人，我原不該有那一問。這一寶就不算數吧。」

但是畢竟有人到手的錢捨不得退，他們儘在乾笑着說是：

「要末，算一半。」

馮玉祥面白如紙，懊惱欲死。但是轉念一想，平時大夥兒全都不愛答理他，今兒好不容易被衆人捧上了台盤，他「丟」不起這個人。於是就一咬牙，硬充好漢，慷慨大方的說道：

「那有輸了錢不算數的道理？我該賠多少就賠多少，不許你們不要。」

纔一把，輸光了錢，馮玉祥垂頭喪氣的回營房。他找了把刀來，右手拿着刀把，鋒口對準了自己的左手，恨聲不絕的說：

「起明兒個你再賭錢，我非把你剝了不可！」

辛丑（一九〇一）年的大年初六，保定練軍正式改編為「淮軍」，歸新任直隸總督李鴻章節制。其實，這應該稱為「新淮軍」，以示有別於李鴻章跟太平軍、捻匪作戰時期創立的「老淮軍」。「新淮軍」一共編成騎兵五營，步兵五營。為什麼保定練軍又要改稱「淮軍」呢？這其間還有一層內幕，因為李鴻章從兩廣總督陞任直隸總督後，他的第一步工作，就是着手重整直隸境內的各軍隊，收編散兵游勇，成為節制之師。可是當時辛丑和約即將簽訂，滿清朝廷惶惶無主，一時拿不出這一筆鉅額的軍費來。李二先生莫奈何，便去跟兩淮鹽商打商量，請他們代墊新編隊伍的餉項。兩淮鹽商到是依允了，祇不過他們附有一個條件，既然是兩淮鹽商墊的錢，這支「隊伍」就得改稱「淮軍」。直隸省的近畿隊伍，就這麼突然之間變成淮軍了。保定練軍一改而為淮軍

馮玉祥被編到元字前營。他的上級長官，哨官是何樹堂，幫帶官是傅應金，管帶是李洙熙，元字前營統帶則為呂本元。隊伍裏開始發餉了，祇不過餉銀反而從一個月三兩六，減成了每三十三天關三兩三。而且發下來的還是成色並不太好的松江銀錠。隊伍一窮，帶隊的便在弟兄們身上打主意，扣這扣那，連繫辮子的頭繩都得扣錢。往

往東扣西扣。扣到了關餉的時候，有些人竟會兩手空空，一文不名。所以在這一段時期，直隸淮軍的弟兄們都在唱着這麼兩句：「三十三天三兩三，既扣吃來又扣穿！」

馮玉祥在蠡縣駐防，到了正月下旬，蠡縣邊境湧來大股土匪，匪首是保定府的痞棍車輪標。

車輪標因為犯了案子，鋌而走險，他嘯聚地痞飢民打家劫舍，四出騷擾。李鴻章派新成立的淮軍就地清剿，馮玉祥自此也跟着隊伍東征西討，可是十營淮軍從正月下旬剿到六月中，那車輪標依然還是車輪標，這一股土匪始終剿不清。

### 搶了肅清王的莊子

剿匪五六個月，其間還鬧了不少的笑話。由此可知馮玉祥當年出身的這一支部隊，素質差到了什麼程度？一位柏管帶所帶的元字右營，臨出發剿匪的時候，護勇傳令不知保守機密，高聲嚷叫着傳達命令：

「明兒幾點鐘出發，某哨在前，某哨在後，餉車在中間。管帶要大夥兒小心謹慎啊！」

當時就給車輪標的暗探聽了去，跟車輪標一報告。第二天早上就有大隊土匪預先埋伏在高梁地裏，等餉車過時，一湧而出。居然順順當當的把餉車都給劫走了。車輪標又打聽出來這位柏管帶專愛住民房，當夜再一次偷襲，不但把元字右營全部擊潰，而且一營二十桿「洋抬桿」（兩人同時使用的抬槍），也給扛了走。

車輪標搶到了餉車和洋抬桿，明知清軍決不能與他善干罷休，因此便逃到了山上，暫避其鋒

，可是元字五營其餘四營，已經奉到跟蹤追擊，限期收平的煌煌大令，自然得腳尾急擡，窮追猛打。那追擊的先頭隊伍，正好是馮玉祥所屬的元字前營。當時騎兵在前，步兵隨後，剛過了望都西北面的山峯，騎兵和土匪猝然相逢，被土匪一排鎗，打得撥轉馬頭就逃。騎兵這一逃跑，先就把跟上去的步兵踩死撞死了不少。於是步兵也四散逃竄，落荒而走。等馮玉祥他們那一哨趕上去時，却祇發現老百姓的麵缸裏頭，有人兩脚朝天，死命掙扎。拖出來一看，正是自己同營吓破了胆的弟兄，都已經脫下了軍衣，換上老百姓的便裝，鑽到麵缸裏逃命啦。

還有一次，也是馮玉祥他們的隊伍，在向易州、涑水一帶推進。臨走到半路上，忽然有一名長工，迎上了隊伍前來報訊，他說：

「車輪標就在前頭莊子裏。」

幫帶官傅應金一聽，大喜過望，立刻下令火速前進，全力攻打。馮玉祥正好在隊伍前頭，他們往前走沒多遠，果然看見一座好齊整的莊院。四週有高大茂密的樹木掩映，莊子裏鱗次櫛比的房屋隱約可辨。當時由哨官一聲令下，隊伍就地散開，向正前方的目標，密集射擊瞄準放。馮玉祥他們就此扒在地上，頻頻的扳動槍機，乒乒乓兵，槍彈如飛蝗般向那座莊子射去。

硝煙彈雨，打了老半天，莊子裏一片闐寂，毫無動靜。大夥兒正納悶，槍聲便越來越稀了。這時候，從莊子裏跑出來一個老頭兒，憤憤然高聲的問：

「你們這是在幹嘛呀？」

隊伍裏有人答話：

「我們在打土匪！」

「打土匪？」老頭兒猛一蹶腳說：「咱們這兒那來的土匪呀？」

可是弟兄們不理他的轍兒，一個打衝鋒，爭先恐後的湧進莊子裏。登堂入室，四處搜拿。見到了細軟、金銀、古玩、綾羅綢緞，便公然的往懷裏揣。還有那成串的臘肉，一缸缸的蜂蜜，撈到了手裏就喫。喫不了就找碗來裝了去，人人拿着隻碗邊走邊舔。用不了多久功夫，鬧得一座莊子天下大亂，洗劫一空。

放槍够了，揚長而去。可是這些隊伍再也未曾想到，這一次乘火打劫，順手牽羊，偏就鬧出大亂子來了。原來這座莊子不是尋常百姓家，莊子的主人是皇親國戚，權傾朝野的肅親王善耆。肅親王的一個女兒，便是後來鼎鼎大名的日本女間諜、中國大漢奸川島芳子。連肅親王的莊子都給直隸官兵搶了，那還了得？肅親王一狀告到慈禧太后跟前，慈禧太后立刻嚴令查辦，叫元字前營負責賠償莊子裏的一應損失。

「滋生誤會」的緣由查出來了，謠報車輪標在肅親王莊子裏的那名長工也被逮到。原來那名長工胆大包天，他前幾天才被肅親王莊子裏管事的開革。於是挾嫌捏報，想讓莊裏的人飽受一場虛驚，大觸其霉頭。沒想到真正倒霉的是他自己，和元字前營的全體官兵。長工被槍斃，元字前營被肅親王狠狠的敲了筆竹槓。

### 見着了太后和皇上

庚子拳亂，八國聯軍之役既起，那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不是「蒙塵西幸」，化裝為平民百姓，倉皇逃到西安去了嗎？辛丑和約議定，李鴻章病死在直隸總督任上，由山東巡撫袁世凱青雲直上，當上了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。慈禧和光緒也就千里萬里，再擺排場，由西安回到了北京。「兩宮回鑾」，路過保定，使馮玉祥所屬的元字五營，暫時放下了勞而無功，笑話倒層出不窮的刺車輪標任務。他們開回保定府，奉旨擔任「卡倫」。

「卡倫」是滿洲話，意思是警戒護衛。先是元字五營官兵排隊，由上司在隊伍裏挑選大個子。馮玉祥雖然年紀小，可是他個兒大，向來充排頭，當然也就被挑上了擔任「卡倫」啦。而且因為馮玉祥的個兒特別高，身胚特別壯，他一起倫來，還儘卡在慈禧、光緒兩宮的近身邊。這使馮玉祥有幸看到了大場面，還親眼瞧見慈禧、光緒的「龍顏」。

改穿上特地縫製的對襟開衩大藍布褂，手裏拿一隻紅漆柳條小簸籬，在兩宮駕到保定府的時候，從保定火車站以至駐蹕之所的直隸總督衙門，在沿途鋪墊的黃土之上用淨水洒潑，以免塵土飛揚，讓慈禧和光緒黃砂撲面，這也就是所謂的「淨街」。——是為馮玉祥職司「卡倫」的重要工作之一。

兩宮車駕抵達保定火車站，馮玉祥奉令先在月台上站崗。慈禧太后正好就在他的跟前下車，使他清清楚楚看到慈禧穿一件青花緞的長坎肩，頭上梳着滿清旗妝的「兩把頭」，脚下是一雙高

可三寸木底中空高跟鞋。大概是為了表示國家方經大亂，「聖容」衰威的關係，慈禧沒抹胭脂，因而圓姿替月的臉上不見半點兒紅，但厚厚的塗上了一層宮粉。粉裝使她顯出了一臉的皺紋。她一踏上月台，袁世凱就袍服馬褂齊全，戴着花翎，趨前叩見，跪請「聖安」。這時候，肅立站崗的馮玉祥，親耳聽到慈禧太后說：

「這會兒俺們娘倆不要緊了。到保定府就算回了家，什麼事也沒啦。」

袁世凱恭請兩宮啓駕，馮玉祥又從站崗的衛兵，化身一變而為手捧紅漆簸籬，負責洒水淨街的「卡倫」了。他在慈禧、光緒的御轎前頭走。等兩宮聖駕一進直隸總督衙門，馮玉祥却又走轎門口卡起倫來。從轎門口偷偷的朝裏頭一望，張燈結綵，燈籠燭火照耀如同白晝。一對對的旗傘、銅鑼，花團錦簇般的紅毡與斧鉞，富麗堂皇，恍如人間天上。

馮玉祥大開眼界，却也起了很深切的感慨。窮奢極侈，作威作福，他隱隱然的覺出大清帝國非亡不可。

搶了肅親王的莊院，馮玉祥他們的隊伍隨即開往望都。在望都沒住多久，便又調回保定府。擔任「卡倫」過後，馮玉祥仍舊駐在保定府西大寺。跟他同來的「直隸雜軍」，一共有一營四哨，也就是一營一連外加一個排。

駐紮保定府西大寺的這一支直隸雜軍，到慈禧、光緒相偕離開保定府，回到北京皇城後，不久又搬到保定城西的豐備倉。直到這時候馮玉祥方始夙願得償，他喊口令的本領終於被他的頂頭

(中) 祥玉馮談也

上司哨官何樹堂所賞識，何樹堂有心提拔他一下，讓馮玉祥當他那一哨（排）的小教習。所謂小教習或稱副教習不過是一個虛有其名的名目而已。這兩個一而二，二而一的名目又叫「靠把」，意思正是「有把握」和「靠得住」。除此之外則不論正教習也好，副教習也罷，都能多拿些餉，增加點收入。此所以當何樹堂決心提拔馮玉祥，他也曾硬起頭皮，代馮玉祥到管帶李洙熙跟前去請求：

「管帶，請您給馮玉祥加三錢銀子的餉，好嗎？」

李管帶一聽這話，偏就把臉一抹，疾言厲色，毫不容情的答道：

「這一——辦不到。」

當時馮玉祥剛好在隔壁，把這一段對答全聽見了。從此他對李洙熙大為不滿，連帶着他也覺得哨官何樹堂挺不够意思。因為當管帶的連薪俸帶喫空缺一個月可得四百兩銀子，哨官每月所得也有四十兩。三錢銀子在他們算什麼呢？何苦哨官去求，管帶一口回絕的，鬧得彼此之間大為不愉快。

### 跳個槽多掙一兩五

在這一段時期，馮玉祥得了些滿清新建陸軍編印的操典，陣法一類的小冊子，全營之中唯有他曉得這些個書的重要性，他日以繼夜，孜孜矻矻的「啃」。「啃」不動，也就是唸不懂的時候他就到處向人求教。他因為用功過度而食欲不振，面黃肌瘦，險險乎就要生病。隊伍上的好朋友

，勸他愛惜身體，別累過頭了，他却喟然的答道：

「我寧願唸書唸累死了，也決不做無知無識的廢物。再說，必得我把書唸好，纔能出人頭地，多拿些薪餉，接我的父親出來團聚。」

當年馮玉祥的壯志雄心，無非如此這般而已。

但是唸書畢竟是累不死人的，馮玉祥的讀書興趣越來越濃厚。何況當時他又有幸結識了一位貴人，給了他很大的鼓勵。這位貴人是馮玉祥一輩子最佩服的人物之一，後來對於他的事業也大有帮助。——直隸定縣的名翰林王瑚字鐵珊，不知道為什麼到保定豐備倉來住了一陣。馮玉祥藉由前哨哨官王德清的介紹，跟王瑚見面談過一次話。王瑚還特意給他寫了一小幅字，喜得馮玉祥樂不可支，如獲異寶。他請人將那幅字刻在竹片上，不幾天就拿出來摸挲把玩一遍，唯恐會得丟了。

經過庚子年八國聯軍之役後，全國同胞對於清廷的糊塗荒謬，昏庸頑固大為不滿。革命思潮正在迅速蔓延，清廷為圖保全皇祚，鎮壓革命，亡羊補牢般開始全力編練新式陸軍。早在光緒二十五年己亥（一八九九），軍機大臣、直隸總督榮祿當國，榮祿就創立了「武衛軍」五個軍。武衛五軍的統帥是中軍榮祿自兼，前軍馬玉崑，左軍聶士成，右軍袁世凱和後軍董福祥。然而事隔一年，前、左、中、後四軍消滅的消滅，潰散的潰散，沒落的沒落，就只剩下駐紮山東的武衛右軍倖獲保全，一枝獨秀。辛丑（一九〇一）年袁

世凱也當上了直隸總督，他那一支全國最完整，頂精銳的隊伍，也就跟着他開到了保定府。武衛右軍跟淮軍同在保定一地駐紮，可是薪餉、伙食種種待遇兩者之間差得很多。俗話說的是「人比人，氣死人」，淮軍弟兄對武衛右軍不勝其羨慕。馮玉祥則仗着自己當兵的本錢够，他遂而漸生異志，決心跳槽。

當時的袁世凱更是胸懷大志，亟想一手建立祇知效忠於他的私人武力，因此武衛右軍長期募兵的規定每個月月初一和十五，為固定的驗兵之期。壬寅（一九〇二）年三月十五日馮玉祥悄悄的換上了便裝，前往武衛右軍營地應募受驗。他很順利的獲得取錄。可是他回到自己的隊伍上，唯恐長官攔阻，他仍還是在他父親的舊同事，自己的老上司哨官何桂堂跟前撒了個謊。他說：「我要到北京去，想告長假。」

何桂堂挺關懷的問他：

「你上北京去幹嘛？」

「那兒有個朋友叫我。」

何桂堂一眼就看出穿了他的心事。念在兩代交情的份上，很誠懇的跟馮玉祥說：

「你要是有好投向，儘管去，我不攔你。不過你也得想着點兒，你在這兒九年了，老長官老同事的，彼此都有個照應。所以我說你能不告長假，還是不告的好。」

馮玉祥却說：

「可是我已經打定主意了，而且又答應了人家。」

「那好，」何桂堂嘆了口氣說：「你不如明

天再走吧。今兒晚上我請你下個小館，給你送行。」

然而馮玉祥偏就等不及，他沒領何桂堂這份人情，回到營房就收拾行李。同棚（班）的弟兄問他要上那兒去？馮玉祥的回答仍然還是那句話

「我上北京找個朋友去。」

好些個相處多年的弟兄，還以為他去一趟北京馬上就會回來的呢，都掏出錢來託他捎東西。張三託買帽子，李四要帶辮繩。馮玉祥一想，要是收了他們的錢，那可就麻煩大了。當下他心上一計，順口推說：

「你們把要捎的東西先開個單子，一會兒我再來照單收錢。」

說罷，提着他的小小行囊，頭也不同，走出了一號九年的淮軍營盤。順着保定府的城牆根，先往西門，特意繞了個彎，從西門繞到砲台附近。在他一個朋友安亮所開的茶館裏歇一陣子脚，捱到天全黑下來了，他這才從西箭道進了武衛右軍的軍營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# 中外文庫 慈禧與珍妃

章君毅等著 定價肆拾元

慈禧與珍妃之間的恩恩怨怨，相互影響，是近年來最熱門的話題，兩位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，曾由章君毅、徐荻芬、康僑、龍寶麒、王成聖諸位作家，搜集宮廷密勿，真實史料，撰寫專文，在中外雜誌發表，極獲讀者重視，頃應讀者要求，編纂成書，附以珍貴圖照。定價肆拾元，請將書款交郵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。

中外文庫

## 文 史 論 叢

全一冊

謝康教授著

定價新台幣陸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，析論中文學家、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、事功及掌故軼事，深入淺出，字字珠璣，要目有：「評譚嗣同仁學」「新人文觀念與生活的覺解」「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」「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」「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」「略談英、法、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」「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」「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」「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」「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」「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」「再論文學史的方法」「論諸葛亮」「屈原底追念」「秦始皇論」「談謝靈運」「論關羽」「韓愈論」「柳宗元論」「岳飛」「曾國藩論」「談彭玉麟」「李香君」「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」「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」「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」。全書五百餘頁，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台幣陸拾元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